

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 ——以漳州南山寺「喝雲派」為例

閻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佛教傳入馬來半島為時甚早，西元三世紀，佛教傳到亞洲大部分地區，中國與中南半島乃至南洋諸島國的交通往來，也大約始於西元三世紀前後。隨著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華人大規模移民馬來半島，特別是 1840 年鴉片戰爭後，沿海一帶過去自給自足的經濟瓦解，造成農村農民破產，許多人被迫離鄉背井前往東南亞謀生，所形成的這股移民潮，以福建人占多數，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等地區。

福建漳泉移民、移工於南洋的致富，對宗教捐資之熱情成為閩僧移錫募款的目標之一。與此同時，國內佛教衰弱，缺乏財力支撐佛教事業，導致許多寺院凋敝破敗，為恢復祖庭，近代閩僧如福州西禪寺微妙、鼓山湧泉寺妙蓮、莆田龜洋福清寺平章、漳州南山寺喜參、南安雪峰寺轉初等等，皆南遊勸募。本文旨在探討晚清自十九世紀末以降，漳州南山寺「喝雲派」下南洋的弘法活動。

關鍵詞： 南洋、福建、漳州、南山寺、喝雲派

The *Heyunpai* Lineage from Nanshan Temple in Zhangzhou: A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Lineages in Malaysia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KAN, Cheng-ts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Malay Peninsula occurred early on, in the third century C.E. Buddhism's spread throughout Asia, as well as China's contact with the mainland and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began around the same time. Large scale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the Malay Peninsula occurr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pecially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1840s. The self-sufficient economy in Chinese coastal areas collapsed, causing rural farmers to go bankrupt, and forcing many people to leave their homes to make a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This wave of immigrants, which was dominated by Fujianese, went to Singapore,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Emigrant laborers from the cities of Zhangzhou and Quanzhou in the Fujian Province became wealthy and made generous donations to religion. This in turn became a reason for monks from Fujian to move there or visit for fundraising. At the same time, Buddhism in China declined and many

temples went into disrepair due to lack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rebuild these temples, contemporary reformers from Fujian visited those regions for fundraising. Such figures include Weimiao of the Xichan Temple in Fuzhou, Miaolian of Yongquan temple in Gushan, Pingzhang of Fuqing temple near Putian, Xican of Nanshan temple in Zhangzhou, and Zhuanchu of Xuefeng temple in Nan'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of the *Heyunpai* 喝雲派 lineage from Nanshan temple in Zhangzhou beginn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Fujian, Zhangzhou, Nanshan temple, *Heyunpai* lineage

一、前言

近世中國與南洋的交通，鄭和（1371-1433）七下西洋（1405-1433）為一高潮。鄭和船艦遍歷南洋三十餘國，其七下西洋，「無疑為中國通南洋各地之海道進行一番疏濬與平定的工作，直接間接地助長華人南來的意向，加強了華人定居南洋的信心」。¹

隨著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華人大規模移民馬來半島，「華人社會組織與權力結構如果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便是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馬來西亞「歷史悠久的華人社團絕大部分都是從義塚、廟堂和神宮等宗教性結社演變而來」。²

2016 年 1 月 8 日，政大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舉辦了「馬來西亞多元宗教：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雖然以馬來西亞宗教為中心，但其中多篇涉及華人佛教之論文，皆以當代僧侶的相關研究為主。³

臺灣研究大馬漢傳佛教和移民佛教之學者不一而足，較早如 2003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 收稿日期 2019.7.10，通過審稿日期 2019.12.1。

※ 本研究為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支持的研究計畫「晚清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研究（18-19 世紀）」成果之一部份，特此申謝。

¹ 林水椽、駱靜山，《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頁 17-18。

² 林水椽、駱靜山，《馬來西亞華人史》，頁 10。

³ 如李玉珍，〈聖嚴法子繼程：馬佛與台佛締結華人佛教圈〉；陳美華，〈個人、歷史與宗教：竺摩法師與馬來西亞人間佛教〉；謝明達，〈如何做個「佛教徒」：竺摩法師與大馬漢系佛教〉，其餘各論或涉及華人民間宗教信仰（李豐楙），或涉及南傳佛教（劉宇光），或涉及伊斯蘭教（蔡源林），或政教關係（游雅雯）。研討會議程等相關資訊參見：<https://cscr.nccu.edu.tw/app/news.php?Sn=55>，2020/9/21。

Area Studies, CAPAS)所主辦的「馬來世界的宗教與文化：衝突？融合？」學術研討會中，陳美華發表〈馬華的漢傳「移民」佛教：傳入、紮根與流變〉一文，首開臺灣研究大馬漢傳佛教先氣之風。⁴陳文介紹馬六甲青雲亭、檳城廣福宮、極樂寺，其中關於晚清馬六甲青雲亭住持轉伏（隱西，生卒年不詳）、轉岸（1882-1970）及平章法師（生卒年不詳）接任的順序及時間顯然與本研究不同，其中約略談到平章接受雪峰禪寺傳法一事。

關於海外華人圈之研究，陳秋平的《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一書談到晚清華人移民至檳城所帶來的宗教信仰是雜揉了釋儒道的信仰，與此同時，來自福建的僧侶進駐一些華人宮廟，直到 1891 年來自鼓山湧泉寺方丈妙蓮建立觀音大士殿（極樂寺前身），山派色彩才漸濃。來自福建的僧侶進駐一些華人宮廟，直到 1891 年來自鼓山湧泉寺方丈妙蓮建立觀音大士殿（極樂寺前身），山派色彩才漸濃。⁵王琛發書中專章〈清代馬來西亞馬來亞客家人的觀音信仰〉，著眼於海外客屬移民之民俗觀音信仰。⁶白玉國所著《馬來西亞華人佛教信仰研究》，內容較大面向處理當代佛教團體之運作，僅約略處理大馬華人的重要寺院。⁷釋繼旻的《竺摩與達摩難陀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一書，主要是探討竺摩（1913-2002）在太虛大師（1890-1947）的影響下，對於推動人間佛教在港澳地區及東南亞地區的傳播與發展的影響，以及出身斯里

■

⁴ 該論文易名〈馬來西亞的漢系佛教：歷史足跡、近現代的再傳與在地紮根〉後收入李豐楙等合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 年，頁 53-121。

⁵ 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馬來西亞：南方學院，2004 年，頁 130-133。

⁶ 王琛發，《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2006 年，文中專章〈清代馬來西亞馬來亞客家人的觀音信仰〉，頁 32-33。

⁷ 白玉國，《馬來西亞華人佛教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蘭卡上座部佛教的僧侶學者達摩難陀（1919-2006），對上座部佛教在大馬的弘傳極具貢獻。⁸釋能度述及 1898 年新加坡第一座佛教叢林蓮山雙林寺之創建，當時即迎請福建怡山派的賢慧禪師前來開山。⁹許源泰也以 1989 年蓮山雙林寺的創立為新加坡「北傳佛教啟蒙」之始。¹⁰

較有系統地討論漢傳佛教宗派傳入大馬者有：林添泰的碩士論文中論及與福州叢林有關的檳城相關道場有極樂寺（1891 建立）、竹林禪寺（1980 建立）、觀音寺（1922 建立）及洪福寺（1914 建立）；而在怡保、雪蘭莪州及吉隆坡，則有怡保東蓮小築（1945 建立）、吉隆坡圓通寺（二戰期間建立）、八打靈觀音亭（1952 建立），其中於清代建立者僅極樂寺，以「福州法脈」為主的論述顯然與宗派論述傳統有違。¹¹侯坤宏主要討論明代鼓山曹洞宗法脈與檳城極樂寺之傳承關係。¹²

馬來半島華人主要集中地如馬六甲、新加坡、怡保、檳城等地，皆不乏清末由福建等省分渡海而來的僧侶，他們所身負的宗派傳承，當不只福州鼓山湧泉寺所傳之曹洞宗派，漳州南山崇福寺（俗稱南山寺）僧在晚清進入星馬，特別標榜其傳承為臨濟宗「喝雲派」。

十九世紀隨著華人移居馬來半島，福建地區漢傳佛教的移入，在華人集中之地，檳城一帶有傳承鼓山湧泉寺曹洞宗法脈的極樂寺，也有繼承南山寺喝雲派的香林寺，馬來半島南方的新加坡則因閩南人移民眾

⁸ 釋繼旻，《竺摩與達摩難陀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新竹：玄奘大學，2009 年。

⁹ 釋能度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新加坡：新加坡藥師行願會，2010 年。

¹⁰ 許源泰，《沿革與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傳播研究》，新加坡：八方工作室，2013 年，頁 104-105。

¹¹ 林添泰，《馬來西亞的福州法脈佛寺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¹² 侯坤宏，〈從鼓山湧泉寺到檳城極樂寺：漢傳佛教的一個海外分支〉，《法光》344，2018 年，版 2-3。

多，是喝雲派主要衍傳之地，主要是來自漳州南山寺、廈門南普陀寺、泉州承天禪寺、南安雪峰禪寺與廈門虎溪岩之僧侶。¹³喝雲派傳入馬來半島，其重要性不下福州鼓山湧泉寺，如學者王榮國之〈近代福建佛教向東南亞傳播與當地華僑社會〉一文列舉諸多閩僧，如創立新加坡普濟、香蓮二寺的轉解和尚（1885-1960），會泉法師（1874-1942）與其徒宏船（1907-1990）受請住持新加坡普陀寺，而會泉亦在檳城創建香林寺，他們皆屬喝雲派的僧侶。¹⁴

本文旨在考察，晚清以降漳州南山寺臨濟宗喝雲派之傳承、形成，以及在馬來半島傳衍之情況。

二、佛教演字當代研究及其意義

晚唐、五代十國的亂世，給予禪宗直接影響，一是促使佛教加快禪宗化，一是，進入禪門的人數激增，宗派紛呈，《五燈會元》總歸為南嶽、青原二系，為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¹⁵隨著中國禪宗的迅速發展，禪宗史籍的編纂者依據五家七宗的發展，整理出禪宗系譜，學者汪娟根據日本駒澤大學 1985 年新版的《禪學大辭典》第三冊附錄之「禪宗法系譜」，並參考相關僧傳、燈錄、筆記、敦煌寫卷等文獻，重新考訂禪宗法系，區分出「據新出資料而增補者」、「因名號相近而誤脫者」、「因錯解典籍而誤植者」、「因一人數名而誤衍者」等修訂類別，並非是以「演字」核心之研究。¹⁶

■

¹³ 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續篇》，檳城：寶譽堂教育通廣中心，2013 年。

¹⁴ 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檳城：寶譽堂教育通廣中心，2010 年，頁 13-15。

¹⁵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88-289。

¹⁶ 汪娟，〈日本新版《禪學大辭典》「禪宗法系譜」補正——以禪宗法嗣為中心〉，《漢學研究》30：3，2012 年，頁 331-366。

中國佛教宗派林立之現象無非是自我標榜與自他區隔，意在凸顯宗風之不同，而最直接與有效即是「演字」的確立。從清代僧人守一（生卒不詳）所編的《宗教律諸宗演派》來看，中國禪宗的內號有文字意義的內號（譜名）演字，大約可推至宋初黃龍慧南（1002-1069），其演二十字：「慧正普覺濟・圓通湛海清・廣演法界性・永遠德宏宗」。¹⁷之後為仰、雲門、法眼三宗漸弱，但臨濟、曹洞依舊歷久不衰。

宋明之間，名師大家演字自不待言，許多傳承不明之禪僧亦加入演字行列，從原本內號進而推至外號（剃號），形成「雙演字」之情況。過去唐宋之前，禪師的字號雖也是四個字，如臨濟義玄、曹山本寂等，前者「臨濟」乃是指「河北臨濟寺」，後者之「曹山」乃指中國江蘇省西南部之曹姥山，皆非剃度名號。¹⁸特別是到了明代，各山派逐漸形成將原本指寺名、山名之情況改為有意義的且獨立的剃度名號，故曰「剃號」，與法脈傳承輩分之法號並稱，其具中國傳統宗族文化下之族譜功能，故亦曰「譜名」。

明代之後禪宗歧出、旁系、支派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造成法派混亂，師承不明者比比皆是，某個程度上增加研究上的困難與各說各話的局面，尤有甚者，造成同宗脈倫理輩分的大亂，皆是對法脈傳承無知所至。

宋代以降佛教演字逐漸發展，到了明清之間趨於成熟，學者開始注意到其重要性，並有「法緣宗族」說之提出：

■

¹⁷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1667, p. 559b8-9。

¹⁸ 曹山又稱荷玉山，本寂禪師以禮敬曹溪六祖慧能，遂改名，參見 <http://authority.dila.edu.tw/place/?fromInner=PL000000019959>，2020/9/22。

中國明清傳統佛教所體現出來的宗法制度中，僧人之間只有輩分長幼，且這種身份的獲得，是依據其師承關係，而不是出家後依其資歷獲得的，這種身份也不可能像職位品級那樣有升降變動。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佛教僧侶，不受組織性的約束；而只是說其組織方式有其獨特性。……剃度、傳法派輩詩的建立，有類似報廟、上譜的「收族」功能，真正將僧人組織起來，是通過派輩詩，編織出僧人之間的地位、輩分關係，由此明確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¹⁹

誠如上述「派輩詩」(演字)「編織出僧人之間的地位、輩分關係」，等同於中國傳統宗族的輩分排字，同宗族間只要知其名即知輩分高下與親疏遠近知關係。

尤有甚者，2009年出版的《慈恩法燈錄》更依《禪門日誦·佛祖心燈篇·宗派章》鉅細靡遺地從宋代黃龍慧南、楊岐方會（992-1046）演字分析其傳承，繼而從《宗統編年》、《祖燈大統》，以及近人虛雲和尚（1840？-1959）之《增訂佛祖道影》，重新梳理包括臺灣在內的佛教各宗派法燈傳承。²⁰雖然演字派號近年受到重視，但相關的研究仍然不多，但若掌握其演字特性，不失為一解開宗派傳承之門徑。

三、閩人下南洋

1840年鴉片戰爭後，國家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加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沿海一帶過去自給自足的經濟瓦解，造成農村農民破產，許多人被迫離鄉背井前往東南亞謀生，所形成的這股移民潮，以福

¹⁹ 張雪松，〈明清以來中國佛教法緣宗族探析〉，《輔仁宗教研究》19，2009年，頁129。

²⁰ 參見釋傳孝，《慈恩法燈錄》，高雄：慈恩出版社，2009年。

建人占多數，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²¹

晚清天災人禍不斷，漳州自無法倖免。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月，肇始於北方的「義和團事變」，於同年八月漸次從汀州波及漳州，「暴徒」攻擊各地教堂，廈門道臺急派兵二百人前往鎮壓；²²同年九月初，漳州榮道臺因處事不力被革職，漳州更換新任道臺陳同書；²³同年歲末，「匪類跳梁」猖獗，只好調動福州福勝軍支援漳州及廈門水師支援詔安，這導致廈門本身只剩不到二百名福銳軍，兵力微弱。²⁴「義和團事變」的動盪導致八國聯軍，人禍之外，天災接連不斷。

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漳州府疫癘流行，報載：「存亡頃刻，這無可追，防不勝防」，²⁵「漳郡疫氣盛行以非一日，死亡之慘，口不忍言」；²⁶同年春月，祖籍漳州的臺灣抗日義軍簡大獅（1870-1900），雖在1900年三月潛回漳州後被日軍逮捕處死，但其部下賴阿乾（？-1900）以報仇名義在漳州活動，汀州、漳州、龍溪等州道臺招撫未果，十月發起圍剿；²⁷以漳州府常泰縣屬東蔗樓為根據地的賴阿乾，最後於十一月初在官兵圍剿下潰走。²⁸

光緒三十年（1904）農曆七月15日起（國曆八月25日），連日霪雨，據當時報紙記載：

■

²¹ 陳支平主編，《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27。

²² 〈漳州地方不穩〉，《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8月25日，第2版。

²³ 〈漳州道臺の更迭〉，《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9月8日，第2版。

²⁴ 〈廈門通信（一月六日發）福州兵の漳州行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12日，第2版。

²⁵ 〈漳州近事〉，《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7月27日，第6版。

²⁶ 〈漳州瑣聞〉，《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16日，第3版。

²⁷ 〈簡大獅の殘黨漳州に起る〉，《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0月19日，第2版。

²⁸ 〈漳州土匪の潰走〉，《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1月7日，第2版。

漳州府成內洪水橫流，高與屋宇，城垣，並男婦仰屋哀呼，迨至屋傾頽陷，溺死者以六七百人計，死屍遍地，傷心慘目，有如是也。查此次漳郡被災，自南靖至郡城，屋宇傾塌千數棟，人民死者以千計，貨物被水淹者不少。²⁹

這場大雨至八月 30 日方停，趁火打劫的盜匪「肆意搶掠，民不堪命，連日米價騰昂，白米一斗兌銀一元，餓殍載途」。³⁰翌年農曆五月 30 日至六月 1 日，水患再度來襲，造成「農家早穀，被害良多」。³¹

晚清光緒以降，漳州一地因天災人禍不斷，導致出洋謀生者日眾，臺灣亦在其列，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日本殖民當局之統計：

由清國廣州、福州、漳州、泉州、潮州等處，渡來本島內各所上陸，從事諸種勞動事業者，男女合計百四十五人。同月中歸去者，不過三十四人。按一箇月中，外國勞動者上陸，有百四十五人之多。實近來所罕見。此蓋因本島製糖、製腦、開墾、伐木各項事業，勃然而興所致也。³²

東南沿海各省向海外移民移工蔚然成風，臺灣雖也是海外福建人移住之地，但因臺灣已屬日本殖民地，考核甚嚴，華人要移居並不容易，轉往南洋乃必然。據李逸濤所撰之〈新嘉坡風俗誌〉載：「清國沿海七省稍貧者，多貿易外洋，而清國無權庇護……我日而外惟英屬新嘉坡乎。期間華民數百萬，英官恣各循舊慣，使華民樂不思蜀。」³³南洋華人的富饒從宗教活動可窺知一二，1905 年的一篇報導載：

■

²⁹ 〈漳州水害〉，《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9 月 9 日，第 4 版。

³⁰ 〈漳州水災〉，《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9 月 18 日，第 6 版。

³¹ 〈鷺江雁信／漳州水害〉，《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11 日，第 3 版。

³² 〈清國勞動者之增加〉，《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³³ 〈新嘉坡風俗誌〉，《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5 月 31 日，第 4 版。

福建漳泉兩府人民旅居南洋小呂宋（按：馬尼拉）、新嘉坡、檳榔嶼者，以數十萬人計。每屆華曆七月，普施孤魂，糜費不少。自乞巧節（按：七夕）前，每期船匯票回華，均以二十餘萬計。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統計匯票百餘萬圓，均係由廈門轉運至漳泉兩郡，以備牲酒紙帛演劇之需。廈市收支龍銀，不敷匯票之款，刻銀價再漲至七六云。³⁴

新聞中報導：每年農曆六月下旬開始至七月上旬，是旅居菲律賓、星馬的漳泉移民移工匯錢回家鄉之高潮，目的是從事農曆七月的盂蘭盆會、中元普渡，百餘萬的匯票透過廈門兌換龍銀，惟龍銀不足，竟導致銀價飆升，其南洋來款之可觀，可見一斑。

南洋漳泉移民、移工的富裕，必然對閩南同族產生吸引，其對宗教捐貲之熱情成為閩僧移錫募款的目的之一。近代中國佛教的衰弱，缺乏財力支撐佛教事業，導致許多寺院凋敝破敗，為恢復祖庭，閩僧如福州西禪寺微妙、鼓山湧泉寺妙蓮、莆田龜洋福清寺平章、漳州南山寺喜參、南安雪峰寺轉初等等，都因勸募而南遊，³⁵導致「從南洋回來的前輩，幾乎都有一大筆財」。³⁶

近代在閩南形成重大影響力的漳州南山寺喝雲派僧，如今在星馬仍占有一席之地。

四、漳州南山寺與「喝雲派」之形成

漳州南山寺為近代「喝雲派」之祖庭，特別是晚清之後在南安雪峰

■

³⁴ 〈鷺江雁音／南洋匯票〉，《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8月16日，第3版。

³⁵ 王榮國，《福建佛教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97-398。

³⁶ 廣甫，〈十年來之閩南佛教〉，《現代僧伽》2，1929-1930年，頁48。

寺、廈門南普陀寺、泉州承天禪寺等重要大寺傳衍，並隨著南洋募化僧而傳入馬來半島。

（一）南山寺之歷史

漳州南山寺之創建歷史，據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修，光緒五年（1879）補刊《龍溪縣志》載：

南山報劬崇福禪寺，在通津橋南之右，唐太傅陳邕建。宋乾德六年（按乾德僅止於五年），刺史陳文顯重修。初名報劬院，後改崇福。郡守章大任扁曰：南州法堀。明稱南山寺。……寺大門外為放生池，廣六十餘畝，左為菩提庵，中盤石可坐數十人；左為潛雲堂，府志當丁火之位，凡有興造則多火災，而山椒尤不宜亭樹。明崇禎間建鐘鼓樓，火災屢起，且有兵亂，毀之而平。³⁷

南山寺始建於唐，宋代初名「報劬院」，之後易名「崇福寺」，至明代方稱南山寺，其僅放生池即廣六十餘畝，寺產之豐可見一斑。明崇禎間所建鐘鼓樓，因火災兵燹而毀之，光緒三年（1877）《漳州府志》亦載此事：「唐太傅陳邕建……明崇聖間，郡人王志道倡建鐘鼓樓，識者謂城內必多火災，且有寇亂已而，果驗。後毀之，而亂果平。」³⁸

南山寺建於唐開元二十四年（736），陳邕（646-740）因與李林甫（683-753）不合而謫居興化，後遷漳州，之後因宅邸規模違制而遭告發，只好捨宅為寺自保，其女亦削髮為尼。³⁹北宋乾德年間（963-967），陳邕裔孫陳洪進仲子陳文顯重修，南宋淳祐年間（1241-1252）郡守章

■

³⁷ 清·吳宜燮、黃惠等纂修，《龍溪縣志》，收在《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30，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08。

³⁸ 清·沈定均，《漳州府志》，收在《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29，頁956。

³⁹ 《漳州文化志》，漳州：漳州市文化局，1999年，頁396。

大任匾曰：「南山法堀」；元至正十九年（1359）重建，明代洪武、永樂年間歷有修建，匾其外門曰：「丹霞峰」。⁴⁰

宋末元初，因漳州郡民抗元，烽火遍地的結果，導致「香火稀疏」。⁴¹漳州古稱佛國，自唐至元，境內大小寺院六百餘座，明代「廢寺多併入」，漳州府內名寺有五所，即開元、法濟、淨眾、南山、龍山，自五代起「撥民田給僧」、「田歸民間，租乃歸寺」，福建一省寺田皆由僧管理，明代萬曆年間漳州「一田三主，民戶管田輸租，僧戶取租納糧」，名為寺田，實為寺租。⁴²這五大禪寺取租納糧以開元寺 1555 石米居首，淨眾寺以 1355.2741 石米居次，南山寺以 1122.5326 石米居三，法濟與龍山皆不足千石。⁴³

南山寺作為漳州重要寺院，寺產豐富，隨著明隆慶、萬曆年間（1567-1620）月港對外貿易興起，漳州經濟發達，寺院香火鼎盛。⁴⁴然晚明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間，「吾漳自百年以來，兵燹頻仍」，漳州南山寺亦逐漸衰頹。⁴⁵

（二）南山寺的臨濟宗傳承

宋代稱「南州法堀」的漳州南山寺，盛極一時，但成為「喝雲派」之祖庭恐是清末之事，惟《南山寺志》稱，晚明臨濟宗僧人亘信行彌（1603-1659）於主持南山寺後「南山寺也成為閩南著名道場，號稱臨

■

⁴⁰ 明·王仲昭，《八閩通志》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38。

⁴¹ 《漳州南山寺志》，漳州：南山寺，2001年，頁6。

⁴² 明·羅青霄修、謝彬纂，《漳州府志》，萬曆元年（1573）版，頁113。

⁴³ 明·羅青霄修、謝彬纂，《漳州府志》，頁113-115。

⁴⁴ 《漳州南山寺志》，頁6。

⁴⁵ 清·蔡世遠，《漳州府志·康熙甲午漳郡志序》，收在《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29，頁18。

濟宗喝雲派祖庭」，其中時間頗有落差。⁴⁶

據〈南山寺紀略〉所載：「南山寺在漳州中山橋之南，建自李唐，代有興衰。迨遜清嘉慶間，住持僧一機等，嘗募資做一度之修復；光緒間，佛化和尚闡法閩南，佛乘、佛學、喜參等相佐，又做二度之興修。復由僧眾捐鉢資以益齋田，並請藏經全部，旋鼓山妙蓮和尚來為住持……。」⁴⁷並沒有提到亘信事蹟，而文中所提到的「住持僧一機」為嘉慶十八年（1813）的南山寺住持，與「喝雲派」內外演字皆不同。⁴⁸佛化和尚為有情真衷（生卒不詳）之徒，在 1893 年前後住持南山寺，南山寺派僧人廣甫稱：

在閩南、廈門、泉州、漳州，這三個地方的寺廟，比較起來，要算漳州最少了；可是閩南僧伽的統屬，卻完全溯源於漳州。這是明顯的事實，誰也得相信的。從我們老祖有情和尚剃度下來的南山寺佛乘和尚；南普陀寺佛學和尚；小雪峰佛化和尚，都是他老人家的剃度門下。那時道風很盛，門徒很多，所以在今日閩南僧伽中差不多就是我們這一系的僧伽居多。我們在這閩南簡直成為一個大的家族。⁴⁹

廣甫追溯南山寺喝雲派僧影響閩南一帶，止於有情真衷和尚，亦未提及亘信行彌。故「喝雲派」之形成可能推到晚明嗎？

清末福建泉州龍山寺，有喝雲派僧轉武（生卒不詳），於 1913 年南渡新加坡，1917 年創建龍山精舍，1925 年冬集資建龍山寺，「後為喝雲堂，兼功德堂。……原夫喝雲祖堂，遠紹唐代宗師臨濟，傳至南海智板，

⁴⁶ 《漳州南山寺志》，頁 7。

⁴⁷ 《漳州南山學校刊》，漳州：南山寺，1928 年，頁 126。

⁴⁸ 《漳州南山寺志》，頁 37。

⁴⁹ 廣甫，〈十年來之閩南佛教〉，頁 51。

法脈繁衍，源出漳州南山寺。後分支五雲，由喝雲而再智傳鷲門南普陀及南安小雪峰，遂鼎足而三。」⁵⁰南山寺分支「五雲」，即喝雲、潛雲、聚雲、法雲、藏雲，皆為臨濟宗一支，其中將喝雲派祖師推至突空智板（1381-1449）。⁵¹突空智板為明初僧人，姓氏未詳，據虛雲和尚考訂，突空智板為無準範（1178-1249）下九世孫，其系譜如下：⁵²

臨濟下 16 世 / 大鑑下 20 世無準師範17 / 21 世斷橋妙倫`
18 / 22 世方山慧寶19 / 23 世碧峰性金20 / 24 世白雲空
度21 / 25 世古拙原後22 / 26 世無際朗悟23 / 27 世月溪耀
澄24 / 28 世夷峰鏡寧25 / 29 世突空智板26 / 30 世野翁慧
曉27 / 31 無趣清空28 / 32 無幻淨沖29 / 33 南明道
廣30 / 34 世普明駕湖德用31 / 35 高庵慧昇圓清。

從無準師範、斷橋妙倫（1201-1261）、方山慧（文）寶（?-1308）、碧峰性金（1306-1370）到突空智板，總共歷經三次演字：

自無準至高庵，凡十六世，上接臨嶽，下啟後嗣，一覽而明。其衍派凡經三變，斷橋下方山，立「慧性妙悟，真機全露，廣濟徹源，符因證果」，一傳至碧峰性金，而另立「性空原朗耀，鏡智本虛玄，能包羅萬有，故統御大千」，七傳至突空智板，又另立「智慧清淨」等四十八字。即今日通行者也。⁵³

虛雲和尚已將〈五臺、峨嵋、普陀前寺〉法燈羅列清楚，其中碧峰性金與碧峰寶金為同一人，虛雲和尚也有說明，並特列碧峰法脈序為：「五

■

⁵⁰ 《龍山寺》，新加坡：南山寺，1972 年，頁 25-26。

⁵¹ 《漳州南山寺志》，頁 120。

⁵² 虛雲，《校正星燈集·序》，福州：鼓山湧泉寺，1935 年，頁 2-3。

⁵³ 虛雲，《星燈集》，原 1935 年鼓山湧泉寺出版，基隆十方大覺惟心知存法師寺重版，時間不明。

祖演` 開福道寧` 月庵善果` 大洪老衲祖證` 萬壽月林觀` 石霜印` 金牛真` 普明無用寬縉雲如海真` 碧峰寶金。」⁵⁴普陀前寺是指今普濟寺，普陀後寺則是指今法雨寺，〈五臺、峨嵋、普陀前後寺〉法燈有兩大轉折，一是碧峰性金，一是突空智板。

突空智板從其「智」下演派十六字：「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⁵⁵五臺、峨嵋、普陀前寺從「通」字之後續演三十二字：「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⁵⁶突空智板活動於明初（十四到十五世紀），而亘信行彌主持南山寺為晚明時期（1628-1644），兩者相差二百餘年。兩者有法脈師承關係連結在於南宋無準師範。

（三）突空智板與亘信行彌

前述，南山喝雲派傳自突空智板與亘信行彌，然二者並無直接師承關係，清末南山喝雲派傳至廈門南普陀寺，據《南普陀寺志》稱「喝雲派」內號演字為：「紹隆祖道・續聯宗芳・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⁵⁷在突空智板「智」之前加上「紹隆祖道・續聯宗芳」八字，考其來源相似者為臨濟下二十四世栞山妙隨禪師（生卒年不詳）演派二十八字：「妙繼宏傳正法眼・興從鑑覺慶維昌・徹可印宗圓佛果・紹隆祖道續聯芳」。⁵⁸然突空智板雖為臨濟下二十五世，但與二十四世栞山妙隨並沒有師承關係，突空智板乃承自夷峰鏡寧（？-1491）。何況栞山妙隨為臨濟下二十四世，其演字從「妙」以下演至「紹」已是四十五

■

⁵⁴ 虛雲，《星燈集》，無頁碼。

⁵⁵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1667, p. 560a6-7。

⁵⁶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1667, p. 560a9-11。

⁵⁷ 廈門南普陀寺編，《南普陀寺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6。

⁵⁸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1667, p. 559c14-15。

世，毫無銜接的可能，可見南山「喝雲派」本身法脈傳承有諸多不同說法。

突空智板與亘信行彌之法脈與師承關係，可以追溯至南宋無準師範，據虛雲和尚考訂，突空智板為無準師範下九世孫。無準師範之後歧出斷橋妙倫一支及雪岩祖欽（1218-1287）一脈，其中突空智板屬斷橋妙倫一支，亘信行彌則屬雪岩祖欽一脈。雪岩祖欽一脈傳至晚明黃檗山費隱通容（1593-1661），下接亘信行彌：

（費隱通容）師自黃檗，暨至天童，鉗鎚衲子，寒暑弗懈。每見諸方言行，有乖法門者，不避怨憎，直筆救正。著書十二卷，顏曰別集，與語錄並行于世。嗣法門人隱元琦、朗真璣、亘信彌、百癡元、玄密定、三笑密、孤雲鑑、古淵成、本充盛、柴立己、空崑坦、蒼霞桴、斷眉敏、課虛真、韜明宗、又度舟、天水廣、雲浪全、尚綬權、靈機觀、靈嶽古、正法宏、穎正端、太白雪、離言法、千峯立；居士王谷、嚴大參、嚴栻、徐昌治百萬雄軍入漢關，威風凜凜震天寒；單刀直取顏良首，正令全提有甚難。未常說妙談玄，問着不棒便拳；到處建幢立剎，方顯臨濟真傳。⁵⁹

費隱通容為密雲圓悟（1567-1642）法嗣，著書立言，法嗣眾多，被稱為「臨濟真傳」，譽之為：「佛祖源流，曹溪正脈，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世。六興巨剎，海眾同居，以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當人本元命脈。契其旨者既多，會其元者亦盛。三十年來，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⁶⁰

然無論是突空智板屬斷橋妙倫一支，還是亘信行彌則屬雪岩祖欽一

■

⁵⁹ 《祖庭指南》，CBETA, X87, no.1618, p. 177 b8-16。

⁶⁰ 《五燈全書》，CBETA, X82, no.1571, p. 302a12。

脈，二者皆屬於楊岐（楊岐方會，992-1050？）派下。根據徐文明的研究，雪岩祖欽一脈傳至天童（密雲）圓悟順序為：⁶¹

雪岩祖欽` 高峰原妙(1238-1295)` 中峰明本(1263-1323)`
元長無明(1284-1357)` 萬峰時蔚(1303-1381)` 海舟普慈
(1355-1450)` 寶峰明瑄(?-1473)` 天奇本瑞(?-1508)`
無聞明聰(?-1543)` 笑岩德寶(1512-1581)` 禹門正傳
(1549-1614)` 密雲圓悟` 費隱通容。

無論是天童圓悟還是費隱通容，皆是雪岩祖欽一脈，其法脈衍傳自臨濟下二十二世（天台下十五世）閩中雪峰祖定（雪岩祖欽？）禪師，祖定所演二十字派為：「祖₂₂道₂₃戒₂₄定₂₅宗₂₆` 方<sub>27</sub>廣<sub>28</sub>正<sub>29</sub>圓<sub>30</sub>通<sub>31</sub>` 行₃₂超₃₃明₃₄實₃₅際₃₆` 了₃₇達₃₈悟₃₉真₄₀空₄₁」。⁶²此一世代別根據《五燈全書》稱費隱通容為「南嶽下三十四世」，與五峰如學（1585-1633）、漢月法藏（1573-1635）、破山海明（1597-1666）、石車通乘（1593-1638）並列。⁶³而亘信行彌為「行」字輩，屬臨濟三十二世，若依《五燈全書》算法，則為「南嶽下三十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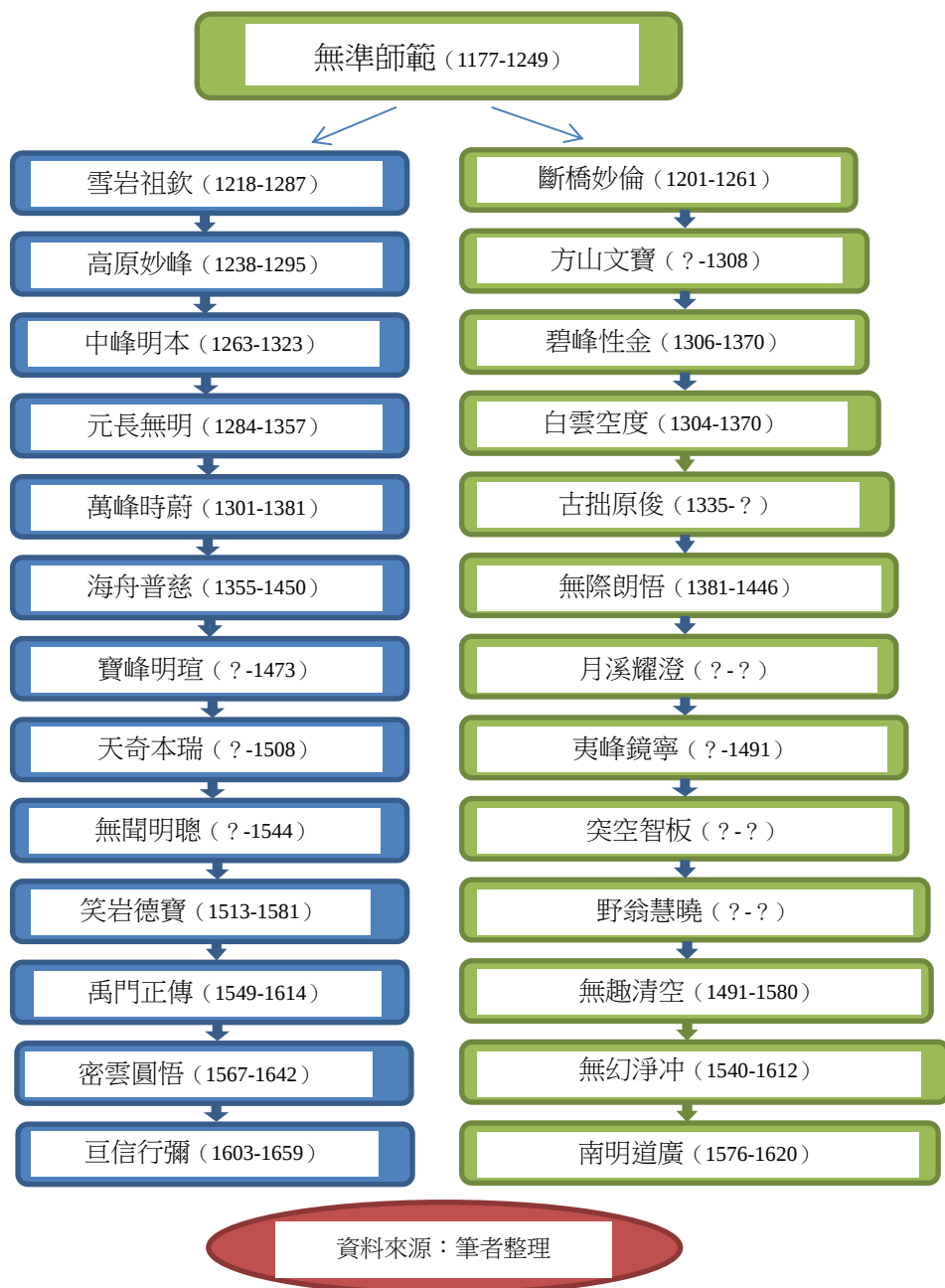
從上述得知突空智板與亘信行彌屬不同傳承，不可能同為喝雲派。以下為無準師範以下分派一覽：

II

⁶¹ 徐文明，《楊岐派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550-650。

⁶²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1667, p. 55b7-9。

⁶³ 《五燈全書》，CBETA, X82, no.1571, p. 302a12。



然根據傳至星馬的「喝雲派」五十代普興傳建禪師於 2007 年傳法時所明列的佛祖源流，與臨濟下二十二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所演字不同，僅在第二十九世龍池正傳、三十世密雲圓悟、三十一世費隱通容、三十二世亘信行彌四位有交集，其從二十二世至五十一世演傳如下：⁶⁴

寶藏普持²²、東明慧岳²³、海舟永慈²⁴、寶峰智瑱²⁵、天琦（奇）本瑞²⁶、世聞正聰²⁷、笑巖德寶²⁸、龍池正傳²⁹、密雲圓悟³⁰、費隱通容³¹、亘信行彌³²、興教仁³³、璞山昇³⁴、震雲印³⁵、震雲成³⁶、震雲圓³⁷、震雲源³⁸、喝雲先³⁹、喝雲登⁴⁰、喝雲隆⁴¹、古林言⁴²、白雲行⁴³、喝雲和⁴⁴、喝雲上⁴⁵、喝雲洪⁴⁶、海清（轉）道⁴⁷、寂常（宏）船⁴⁸、照有（廣）餘⁴⁹、普興傳建⁵⁰、妙輝道祥⁵¹。

按照禪門派號稱謂，通常先外號（剃號）後內號（譜名），上述從四十七世以降卻正好相反，正確列法應該是轉道海清、宏船寂常、廣餘照有、傳建普興、道祥妙輝，蓋譜名為代別之根據，也是避諱之所在，是按突空智板從演派十六字之「真如性海・寂照普通」之次序，而道祥妙輝，若受法之內號（譜名）應為「通」字輩，屬臨濟喝雲派五十一世。

清末以來，南山「喝雲派」內號演字以突空智板為主，但卻稱亘信行彌曾住持的南山「號稱臨濟宗喝雲派祖庭」，二者相差二百餘年，師承上從南宋無準師範以下不同，故從演派傳承來看，雖同為臨濟宗，但亘信行彌極可能並非南山喝雲派祖之一。

無論如何，亘信行彌曾住持漳州南山寺為事實，其有三大弟子，

II

⁶⁴ 傳建記，〈五葉流芳臨濟正宗·南山崇福寺佛祖源流〉，收在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續篇》，頁 62-63。普興傳建傳法於妙輝道祥標示為「臨濟正宗南山喝雲派第五十代普興傳建嗣法妙輝道祥法卷」。

即：怡石真純（1627-1669）、如幻超弘（1605-1678）、休耳超極（1623-1676），皆活躍於清初的南山寺。⁶⁵超極與超弘乃依雪峰祖定禪師演字「行超明實際」之「超」字輩；⁶⁶而怡石則是在黃檗山禮顯密大德為師，後隨侍亘信於漳泉諸刹二十餘年，繼亘信成為南山寺住持。⁶⁷從演字來看，超弘、超極為門下弟子，怡石可能是嗣法弟子。故推之，南宋南山寺曾極盛一時，歷有興衰，至晚明亘信行彌時一度復興。

（四）「喝雲派」演字

喝雲派的內號（譜名）演字乃傳自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演派十六字：「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⁶⁸而外號（剃號）則不知傳自何人，其外號之演派二十八字：「雲蒼清修・我若輝慧・如景覺非・悉茂端有・佛喜轉瑞・廣傳道法・普化無為」，從「第一代雲嶺常公起至第六代若水恬公，不明嗣自何方？至第七代的輝遠光公，從有情真衷和尚上溯即應以『智慧清淨……』十六字內名法號起接續源流派下去」。⁶⁹故而得知，其內號（譜名）乃從有情真衷回溯，突空智板的「智」（內號、譜名）對應「慧」（外號、剃號），其完整對應關係如下：

智（慧）²⁵ 慧（如）²⁶ 清（景）²⁷ 淨（覺）²⁸・道（非）²⁹ 德（悉）³⁰
圓（茂）³¹ 明（端）³²・真（有）³³ 如（佛）³⁴ 性（喜）³⁵ 海（轉）³⁶・
寂（瑞）³⁷ 照（廣）³⁸ 普（傳）³⁹ 通（道）⁴⁰。

清末喝雲派從景峰（清□，？-1876）起，派下情況才漸明朗，其

■

⁶⁵ 《漳州南山寺志》，頁 32-37。

⁶⁶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 1667, p. 559c1-2。

⁶⁷ 《漳州南山寺志》，頁 32-33。

⁶⁸ 《漳州南山寺志》，頁 120。

⁶⁹ 《漳州南山寺志》，頁 120-121。

徒孫，非劣、省己、元孫遠茂（茂遠？）光緒二年（1876）建塔於無盡岩下，顏曰：「南山喝雲岩、南普陀寺傳臨濟正宗三十九世景峰老和尚之塔」。⁷⁰民國之後重建，林子青（1910-2002）撰銘曰：「喝雲一脈，南院發祥；近三百載，祖道彌昌。景峰先祖，繼往開來；普陀說法，聲響如雷。」⁷¹景峰後元孫遠茂之後有一代外號「端」字輩，但其情況不明，復傳至有情真衷，有情傳弟子佛乘（如□，1834-1899）、佛化（如□）、佛日（如□）；佛日傳喜參（性悟，1848-1911）、佛化傳喜敏（性□），喜敏傳轉逢（海妙，1879-1952）；喜靜（性□）傳轉塵（海淨，1876-1960）。⁷²

上述，從臨濟下二十五世突空智板起算，景峰應屬臨濟下二十七世，惟南山墓塔記為「傳臨濟正宗三十九世」，若以「大鑑下二十世」，則景峰應屬三十一世，但若以前述星馬〈五葉流芳臨濟正宗・南山崇福寺佛祖源流〉所記，亘信行彌為臨濟三十二世，其中之落差不明所以。故「喝雲派」傳自突空智板或亘信行彌之說，恐怕值得商榷，而其「喝雲」二字傳自何處？恐出自光緒二年景峰老和尚塔銘「南山喝雲岩」字句。

II

⁷⁰ 《漳州南山寺志》，頁 55-56。

⁷¹ 《漳州南山寺志》，頁 55-56。

⁷² 《漳州南山寺志》，頁 55-65。

表一 南山寺喝雲派內外號演字對照

臨濟代別	外號	內號	喝雲代別	祖師
18	雲	—	1	雲嶺□常
19	蒼	—	2	—
20	清	—	3	—
21	修	—	4	—
22	我	—	5	—
23	若	—	6	若水□恬
24	輝	—	7	輝遠□光
25	慧	智	8	—
26	如	慧	9	—
27	景	清	10	景峰清□
28	覺	淨	11	—
29	非	道	12	非劣道□
30	悉	德	13	省己？
31	茂	圓	14	茂遠圓□
32	端	明	15	—
33	有	真	16	有情真衷
34	佛	如	17	佛學如□、佛化如□（1834-？） 、佛日如□、佛乘如□
35	喜	性	18	喜滔性□、喜修性□（？-1890） 、喜敏性□、喜參性悟（1848-1911） 、喜靜性□、喜廣性□、喜昌性□ 、喜宗性□
36	轉	海	19	轉道海清（1872-1943）、轉岸海□ （1872-1970）、轉解海脫（1880- 1960）、轉逢海妙（1880-1952）、 轉塵海淨（1876-1960）、轉初海明 （1871-1921）、轉物海□、轉武海□ 、會泉明性（1874-1943）

37	瑞	寂	20	瑞等寂□（?-1942）、宏船寂常（1907-1990）、瑞今寂聲（1905-2005）、瑞多寂□、瑞于寂□（1867-1953）
38	廣	照	21	廣洽照潤（1900-1994）、廣心照正（1900-1967）、廣習照□、廣義照□、廣箴照□、廣淨照清（1909-1997）、廣週照圓（1899-1976）
39	傳	普	22	傳允普信（善）、傳揚普演（1925-1999）、傳正普□、傳現普□、傳吾普□、傳弘普□
40	道	通	23	—
41	法	心	24	—
42	普	源	25	—
43	化	廣	26	—
44	無	續	27	—

（資料來源：綜合前述，筆者整理）

突空智板演字最後至「寂照普通」之「通」字輩以下，續演三十二字：「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⁷³如今漳州南山寺、臺灣承天禪寺、新加坡龍山寺等，皆衍傳不輟。

五、晚清民國「喝雲派」僧的海外傳播

福建僧人於晚清下南洋，1909年五月間遊漳州南山寺的日本人水谷弓夫寫下〈漳州南山寺客秋罹水害詩中故及〉詩謂「半壤金仙全未修，

II

⁷³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 1667, p. 560a9-11。

漲痕滿壁印層層；佳名誰喚南山寺，却嘆堂廊騫又崩」，描述了漳州南山寺因水患而寺宇崩塌之情況。⁷⁴清末民初，南山寺因為亟待整修，喝雲派僧相繼出洋募化、弘法蔚為風氣。清末主要有喜參、轉初、轉解，民國初年則有轉道、轉逢、轉塵、轉物、廣洽、廣淨、宏船、瑞今。⁷⁵

晚清南洋由於西方強殖民而開發，僅新加坡一地華人移民移工人口，從 1824 年佔總人口 31%，至 1860 年已占總人口 61.3%，考其華人人人口激增的原因有二：一是 1824 至 1830 年間，馬六甲漳泉商人紛紛南下；二是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閩粵人士大規模南來。⁷⁶相對富裕的南洋，自然吸引閩粵移民南下，而遭天災人禍、亟待修復的寺院僧侶南下募化，亦形成風潮。以下茲介紹晚清下南洋的「喝雲派」僧：

（一）喜參與轉解和尚

1. 喜參和尚（1848-1911），安徽青陽縣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幼年馮洪楊之亂，隨族人避難閩南，寄身梨園，悟「逢場作戲非安身立命之所」，光緒二年（1876）年三十，於漳州南山寺禮佛乘和尚出家，因佛乘弟子眾多，乃於其師兄佛日遺像前代為剃度。翌年，往寧波天同寺依佛源和尚受具足界。戒畢復參學江南名剎，光緒八年（1882）年回南山寺，受佛乘器重，請為監院；光緒十九年（1893），廈門鴻山寺請為住持，後因見南普陀寺蕭條，「敗瓦頽牆」、「香火久絕」，光緒二十一年移錫入寺，與地方仕紳共謀恢復，道風漸起。光緒二十七、三十一年分別於寺中傳大戒，宣統三年（1911）六月 8 日，寂於寺，世

II

⁷⁴ 〈漳州南山寺客秋罹水害詩中故及〉，《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5 月 14 日，第 1 版。

⁷⁵ 《漳州南山寺志》，頁 10。

⁷⁶ 釋能度主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頁 21。

壽六十四，僧臘三十五。⁷⁷

喜參曾攜徒轉解一同下南洋，謂「參老南遊星馬，公（按：轉解）與焉」為時間不明，可能是他在出任廈門鴻山寺到住持南普陀寺因見寺宇蕭條期間（1893-1901）。⁷⁸特別是南普陀寺的講堂、客堂、祖堂、放生池、普同塔皆是喜參所修建。

2. 轉解和尚（1885-1960），福建南安人，俗姓黃，光緒十一年（1885）生。1895年，喜參住持廈門南普陀寺，翌年開壇傳戒，轉解前往受戒，後與喜參南遊星馬。⁷⁹二十歲於南安雪峰寺禮喜慧和尚（生卒年不詳）出家；二十一歲於廈門南普陀寺喜參和尚座下受具足戒。1921年與瑞等法師南渡新加坡，掛錫天福宮，期間曾回國助轉道和尚重興開元寺；1931年接任雪峰寺住持；1937年回新加坡；1944年接管金蘭廟；1949年創建普濟寺；1950年創香蓮寺；1960年九月26日圓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六。⁸⁰轉解卓錫南洋缺乏詳細資料，僅得知1946年他在日軍退出後翌年卓錫於新加坡天福宮，但是，他對於清末以降「喝雲派」在南洋的弘傳情況知之甚詳，如1946年在他寫給徒孫輩的廣義法師（1914-1995）的信件就提到：

瑞等師於壬年（1942）六月初十日戌時西皈；會泉老法師癸未年（1943）正月十六在檳城廟鄉林生西；會機法師癸未年四月在檳城雙慶寺西歸；道老和尚於癸未年十月廿一日在普陀寺西皈；龍山寺由廣慎師接理，廣洽師另住松室自修；普陀寺由瑞生師當事；宏船法師去年底受光明山普覺寺請為住持，於十二月廿四日

■

⁷⁷ 釋慧雲，〈喜參老和尚略史〉，《佛教公論》1：10，1937年，頁2。

⁷⁸ 《漳州南山寺志》，頁56-57。

⁷⁹ 《漳州南山寺志》，頁56-57。

⁸⁰ 釋能度主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頁244-245。

進山，轉岸師亦在寺幫忙都監之職；物老在巴雙，音信罕通；瑞闡師在叻龍山寺；瑞于師時常卜卦，頗盛；瑞美師亦甚好；達有師在檳石洞大伯公廟；開論師在檳妙香林。愚自等師西皈，離開龍山寺，數年碌碌，無善可陳，近承善友輔助來住天福宮……。⁸¹

以上這些僧侶，絕大部分是喝雲派僧，「轉」字輩的有：轉解、轉岸、轉物；「瑞」字輩的有：瑞等、瑞生、瑞闡、瑞于、瑞美；「廣」字輩的有：廣慎、廣洽等人。晚清民國以降，大批喝雲派僧南遊，對星馬一帶佛教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二）轉伏與轉岸法師

馬六甲青雲亭為南安雪峰禪寺僧人海外分院，喜敏和尚（生卒年不詳）任雪峰寺住持時負責管理，宣統三年（1911）派遣出家未久的轉岸和尚代理寺務。⁸²而青雲亭當時已有轉伏法師住持其間。

1. 轉伏法師，又名隱西，祖籍漳州，曾在光緒、宣統間住持麻六甲青雲亭。據青雲亭常住精舍銅鐘銘文上所記「麻六甲青雲亭住持僧轉伏敬立，宣統三年歲次辛亥荔月下浣吉日」，內容顯示他在宣統三年（1911）農曆六月時即任該亭住持，但何時接掌住持並無資料，1916年因違反亭規而被解任。⁸³

1915年十月30日，據青雲亭「公議部」發出的聲明稱：「曾清秀君宣佈為轉伏師曾於九月初一日在本亭內與其手下和尚口角，並已代伊為之調停，免至公堂爭訟」，轉伏法師何事與手下僧人口角，不得而知，

■

⁸¹ 釋轉解，〈轉解和尚致廣義法師函〉，《佛教公論》復刊 2-3，1946 年，頁 28-29。

⁸² 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續篇》，頁 32。

⁸³ 此處所引銅鐘銘文見曾衍盛，《馬來西亞最古老廟宇：青雲亭個案研究》，馬六甲：羅印務（馬）有限公司，2011 年，頁 128。

但勞動亭方出面調停，恐怕情況不單純。⁸⁴1916 年一月 23 日的記載：

本亭主席昨日承接政務司大人來英字示為訓勉，即指點眾職員宜將現時之住持僧辭退，另請別位僧人作本亭住持……轉伏僧所生種種事端不得確實證明，惟□□內人即外人屢生事端，況且今被政務司大人見疑，爰眾職員正欲使轉伏師自行告退……眾職員議決著將本亭住持之任交過平章師管理，限至本亭設善法為期。⁸⁵

轉伏法師於 1916 年被辭退後，直到 1922 年來到仰光龍華寺，期間有六年的時間，不知是留在馬六甲或是回國。1922 年出任緬甸仰光龍華寺（蓮華寺）住持。⁸⁶1924 年八月間回福建出任漳州南山寺方丈。⁸⁷然轉伏法師任南山寺方丈一事，2001 年出版的南山寺志卻未記載，且「喝雲派」所載海外弘法僧亦未見其名。

2. 轉岸法師，福建惠安人，清光緒八年（1882）生，二十二歲於南安雪峰禪寺喜敏和尚出家，二十五歲於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戒畢後歷任泉州開元寺、承天禪寺、漳州南山寺首座。1911 年奉祖庭命，南來管理馬六甲青雲亭，之後赴新加坡協助策劃興建普陀寺；1942 年，轉道、瑞等法師先後示寂，轉岸繼任普陀寺住持。1970 年元月 24 日，寂於普陀寺丈室，世壽八十九，僧臘六十八。⁸⁸

晚清「喝雲派」僧下南洋當不止上述僧人，而民國之後喝雲派僧循著祖師的南洋因緣持續南下，如 1912 年到 1913 年間，轉道法師（1872-1943）應轉岸及麻六甲轉復法師邀請，前來新加坡，接管瑞瑛

⁸⁴ 曾衍盛，《馬來西亞最古老廟宇：青雲亭個案研究》，頁 131。

⁸⁵ 曾衍盛，《馬來西亞最古老廟宇：青雲亭個案研究》，頁 131-132。

⁸⁶ 寧達蘊，〈隱西師在仰光宏化之成績〉，《佛化新青年》2：5-6，1924 年，頁 13。

⁸⁷ 寧達蘊，〈文苑：仰光遊記〉，《大雲佛學社月刊》14：80，1927 年，頁 53。

⁸⁸ 釋能度主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頁 158-159。

法師病危託付的金蘭廟；1913 年，廈門南普陀寺設立僧伽學院，轉道受託南下募緣；1919 年重修雙林寺期間，出任首座；1921 年創建光明山普覺禪寺；1943 年農曆十月 21 日，寂於普陀寺，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三。⁸⁹

新加坡龍山寺，不僅由「喝雲派」僧轉武所建，其更在寺中設「喝雲祖堂」，以示其傳承。1913 年，南度新加坡的轉武和尚建龍山精舍以居；1923 年轉武和尚退居後，精舍寺務交與瑞等；1935 年 12 月，瑞等改建並易名龍山寺；1942 年瑞等圓寂後，廣洽法師（1900-1994）迎請轉逢和尚（1880-1952）前來住持；轉逢寂後，廣洽法師繼任住持；1994 年廣洽圓寂後由廣淨法師接任（1909-1997）；1999 年廣品法師（1953-）出任住持。⁹⁰

南山寺「喝雲派」僧從有情真衷和尚之後，於閩南主要分傳至南安雪峰寺、廈門鴻山寺、南普陀寺、晉江承天寺、⁹¹泉州開元寺、⁹²思明太平巖、⁹³龍山寺等寺，並從這些寺院傳至南洋。從上述可見，「喝雲派」僧傳入星馬始於晚清時期，民國年間大量南下，如今新加坡為「喝雲派」重鎮。

六、結語

南宋淳祐年間（1241-1252），漳州南山寺被郡守章大任譽為「南州

■

⁸⁹ 釋能度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頁 156-157。

⁹⁰ 釋能度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頁 161-167。

⁹¹ 記者，〈轉塵和尚發願重修晉江承天寺〉，《佛教公論》2-3，1946 年，頁 31。

⁹² 瑞今，〈閩南佛教鳥瞰〉，《佛教公論》1，1936 年，頁 17-23。

⁹³ 轉岸，〈思明縣佛教會會刊（第三期）文件：太平巖覆函〉，《現代佛教》2：1，1932 年，頁 97-99。

法堀」，表示南山寺盛極一時，但宋末元初，因漳州郡民抗元，烽火遍地的結果，導致「香火稀疏」。晚明隆慶、萬曆年間（1567-1620）因漳州月港對外貿易，經濟繁榮之下，南山寺香火亦盛。崇禎年間（1628-1644），高僧亘信行彌住持南山寺，引發法派復興，然是否為寺方所傳成為「臨濟宗喝雲派祖庭」，頗得商榷。蓋亘信行彌內號演字為臨濟下二十二世（天台下十五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之「行」字輩，屬臨濟三十二世，若依《五燈全書》算法，則為「南嶽下三十五世」。

亘信弟子有超級、超弘，與可能是法子的怡石共三位，超級與超弘乃依雪峰祖定禪師演字「行超明實際」之「超」字輩，而怡石則是在黃檗山裡顯密大德為師，非雪峰祖定禪師，後因隨侍亘信二十餘年，繼亘信成為南山寺住持。無論是亘信或怡石，其內外號演字皆不同於今南山寺所傳，很難說與「喝雲派」有關。

惟《漳州南山寺志》所載「喝雲派」僧的衍傳字號，與 2007 年星馬「喝雲派」五十代普興傳建禪師所明列的佛祖源流不同，也與臨濟下二十二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所演字不同，僅在第二十九世龍池正傳、三十世密雲圓悟、三十一世費隱通容、三十二世亘信行彌四位有交集。

惟近代「喝雲派」僧之明確事蹟，以乾隆時期（1711-1799）景峰為首，因景峰塔銘有「喝雲岩」字樣，或許這才是「喝雲派」的根據與起始，及至咸同年間（1851-1874）有情真衷始於閩南一地法脈遍傳。

「喝雲派」在清末隨著閩僧下南洋募化而逐漸在馬來半島傳播，其中最早住持麻六甲青雲亭的派下僧眾為轉伏與轉岸兩位。而「喝雲派」僧侶大舉南下主要還是在民國初年之後，至少有轉解（建新加坡香蓮寺）、轉岸（建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轉道（建新加坡普陀寺）、轉武（建新加坡龍山寺）、轉逢（繼承新加坡龍山寺）、轉復（住持麻六甲青雲亭）、瑞瑛（建新加坡金蘭廟）、瑞等（繼承新加坡龍山寺）、廣洽

（繼承新加坡龍山寺）、廣淨（繼承新加坡龍山寺）、廣品（繼承新加坡龍山寺）在新加坡各地住持弘法，深遠地影響當代新加坡佛教之發展。「喝雲派」子孫更傳衍於星馬一帶，尤其是新加坡，欲研究近現代星馬華人佛教，當無法忽視「喝雲派」之道場與人物。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 《五燈全書》，CBETA, X82, no. 1571。
- 《祖庭指南》，CBETA, X87, no. 1618。
-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 1667。
- 《八閩通志》，明·王仲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 《南普陀寺志》，廈門南普陀寺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 《漳州文化志》，漳州：漳州市文化局，1999。
- 《漳州府志》，明·羅青霄修、謝彬纂，萬曆元年（1573）版。
- 《漳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 29，清·沈定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漳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 29，清·蔡世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漳州南山寺志》，漳州：南山寺，2001。
- 《漳州南山學校刊》，漳州：南山寺，1928。
- 《龍山寺》，新加坡：南山寺，1972。
- 《龍溪縣志》，《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 30，清·吳宜燮、黃惠等纂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現代專書、論文

- 王琛發，2006，《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 王榮國，1997，《福建佛教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白玉國，2008，《馬來西亞華人佛教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李豐楙、林長寬、陳美華、蔡宗德、蔡源林等合著，2009，《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教、佛教與華人信仰》，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杜繼文、魏道儒，1993，《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汪娟，2012，〈日本新版《禪學大辭典》「禪宗法系譜」補正一以禪宗法嗣為

- 中心》，《漢學研究》30：3，頁 331-366。
- 林水椽、駱靜山，1984，《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 林添泰，2012，《馬來西亞的福州法脈佛寺研究》，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 侯坤宏，2018，〈從鼓山湧泉寺到檳城極樂寺：漢傳佛教的一個海外分支〉，《法光》344，版 2-3。
- 徐文明，2018，《楊歧派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記者，1946，〈轉塵和尚發願重修晉江承天寺〉，《佛教公論》2-3，頁 31。
- 張雪松，2009，〈明清以來中國佛教法緣宗族探析〉，《輔仁宗教研究》19，頁 127-150。
- 許源泰，2013，《沿革與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傳播研究》，新加坡：八方工作室。
- 陳支平主編，1996，《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陳秋平，2004，《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馬來西亞：南方學院。
- 曾衍盛，2011，《馬來西亞最古老廟宇：青雲亭個案研究》，馬六甲：羅印務（馬）有限公司。
- 虛雲，《星燈集》，原 1935 年鼓山湧泉寺出版，基隆十方大覺惟心知存法師寺重版，時間不明。
- 虛雲，1935，《校正星燈集》，福州：鼓山湧泉寺。
- 瑞今，1936，〈閩南佛教鳥瞰〉，《佛教公論》1，頁 17-23。
- 寧達蘊，1924，〈隱西師在仰光宏化之成績〉，《佛化新青年》2：5-6，頁 13。
- 寧達蘊，1927，〈文苑：仰光遊記〉，《大雲佛學社月刊》14：80，頁 44-64。
- 廣甫，1929-1930，〈十年來之閩南佛教〉，《現代僧伽》2，頁 44-54。
- 戴麗花，2009，《竺摩與達摩難陀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 釋能度編，2010，《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新加坡：新加坡藥師行願會。
- 釋開諦編，2010，《南遊雲水情》，檳城：寶譽堂教育通廣中心。
- 釋開諦編，2013，《南遊雲水情續篇》，檳城：寶譽堂教育通廣中心。
- 釋傳孝，2009，《慈恩法燈錄》，高雄：慈恩出版社。

釋慧雲，1937，〈喜參老和尚略史〉，《佛教公論》1：10，頁 1-2。

釋轉岸，1932，〈思明縣佛教會會刊（第三期）文件：太平巖覆函〉，《現代佛教》2：1，頁 97-99。

釋轉解，1946，〈轉解和尚致廣義法師函〉，《佛教公論》復刊 2-3，頁 28-29。

網路資源

《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8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5 月 14 日）。參見漢珍數位圖書網站：www.tbmc.com.tw，2020/9/10。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馬來西亞多元宗教：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議程資訊參見：<https://cscr.nccu.edu.tw/app/news.php?Sn=55>，2020/9/21。

地名檢索，參見 <http://authority.dila.edu.tw/place/?fromInner=PL000000019959>，2020/9/22。



